

橘洲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留任苏宝顶
在苏宝顶上
日落是在脚下
像是被巨大的风叶从天空吹落
磕到山尖
淡橙、金黄、血红慢慢流出
晕染了整座雪峰山
尤其那血红
与70年前一样悲壮

再翻一次雪峰山

（组诗）

李春龙

为留存于此
我已心里筹措多年
苏宝顶回以沉默
显得格外懂我
因为一场更为宏大的日出
天空也越发深不见底地蓝

龙头三吊瀑布的交换
这一次不同
在雪峰山腹地
在苍翠树影间
在罗溪龙头三吊瀑布
没有大喊，也没有拍照
更没有游几圈
我把手里一瓶矿泉水，瀑布一样
倒进溪流
再靠岩壁接满一瓶瀑布

不用怀疑
我已于不知不觉中
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交换

再翻一次雪峰山
从17年前秋天开始
就没有再翻过雪峰山
26公里2小时
简化为7公里7分钟
时代做的减法势不可挡

也总有些东西是减不去的
比如记忆
或者念想
从江口镇转320国道
一路蜿蜒向上
蜿蜒向上的也是那些激情岁月

牛屁股、铲子坪、八大回头……
这些名字都没有变
两边的风景依旧好
由于车少
那些曾经的惊与险
却被春风吹走不少

下山到了安江镇
往来一共遇7辆车
我皆视为难得的同道中人

借母溪的梦
狂花桥下的油菜花
开得快了一步
看起来像是故意的
是在等待什么

更希望另一个传说才是真的
把母亲寄养在这青山绿水之间
从此以后
牵挂如这绵绵不绝的溪水
有声有色

吊脚楼下
一位母亲还在诉说往事
吊脚楼上
一轮弯月在雪峰山升起
那缺失的部分
需要一个一个梦来填满

萧相诗会

易忆供图

桃花的花语：驱邪迎祥、炽热爱恋、春禧绵长、康寿延年。

刘禹锡仿佛就是由无数朵桃花栽培而成。

刘禹锡的童年应该是欢愉的。父亲刘绪在江南辗转，最后迁居于江淮地区当时最富饶的嘉禾。天时的地利人和的那天，刘禹锡的诞生，似乎就寓意着祥兆。

“莫说功名事，依前惜岁阴。”刘禹锡涉猎百家书籍作诗写赋，攻读医药学自医其病。对自己如此勉励，他自然也迎来了这样的收获——博览群书的少年，来年会沐浴着京城的春日。

他的仕途极为通顺。应当像开得最盛的那棵桃花树一样惹眼。德宗在位的贞元元年，刘禹锡连登三科。

渭南主簿再到监察御史，同为考生的刘柳转眼间成为了仕途上的同僚，韩柳刘的结识掀起了古文复兴的风尚。意气风发的弱冠年，从刘禹锡牵起自己生命的丝线的那刻起，便注定了此后无数剪不断的命运。

正如历史记载，永贞革新失败了。在刘禹锡眼里，宪宗似乎对刘柳缺少愧疚。明知是股肱之材，却偏要他们贬谪蹉跎十年，本该属于他们最好的十年。

他盛开得太早了。他积累的社会经验负担不起他在此时展现的才华和志气，他迎来了第一场倒春寒。

当后人在思考前人此情此景会干些什么时，前人的形象就已经足够立体而生动。

秋词二首的反骨成为秋日绝唱，但比刘梦得的诗赋更容易记住的是他自己。不论是朋友给的诗豪还是自嘲的刘郎，各种称谓都表明，他的故事不断穿插在其他朋友的人生轨迹里。

因为生命鲜活，文字才能注入生命力，我们才能根据传抄下来的文字，试图理解他为何想洋洋洒洒写下三篇《天论》声援好友，试图理解写出“嗚呼子厚，卿真死矣”和“古人今不见”的千里江春惆怅不见，像拾骸骨一般沉默地为故去的朋友编诗集。

你像桃花生在春天

罗婧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刘柳的诗篇已经脍炙人口，可是刘梦得，你在重抄柳子厚的文章时，你又在想些什么呢。

我自私地觉得刘禹锡会眷桃花，这株植物和他有种莫名的相配。

桃花开的时间和刘梦得年少意气风发的仕途一样短暂，但他对生活有着春日一样漫长的热情又弥补了这一点。他会眷着桃花得意地二游玄都观题诗；他会眷着桃花肆意宣布秋日胜胜春朝；他会眷着桃花哑然在京城思念和几年前和自己别别的柳子厚。只是豁然开朗的未来和几经浮沉的过去，友人清晰的生命脉络和自己模糊的生封记忆，像落不尽的桃花一次次拂过心脏，在每一年的开春都隐隐瘙痒。

他会想着如果他能为友人簪上一朵桃花的话。

但他凋零得太晚了。晚到朝廷上已经更换了几任皇帝，晚到江湖上已经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桃花的花语，春禧绵长、康寿延年。这是不是对柳宗元最好的祝福了？只是“终我此生，无相见矣”的寂寞，一年年地为他的春日盖上了尘埃。

这般命运，是因为太渴望春天的来临，还是春天来得太迟了？刘禹锡却偏爱生在无数个不合时宜的春天。

他依然是春天的征兆——跌宕起伏的一生盖不住自己的才华横溢，他成为了中唐文坛上的一朵奇葩；贬谪到千里外也似太阳一样提供情绪价值，他成为了挚友记忆里长春的桃花。他笔墨中风骨自成，为每一年桃花的盛开提供新鲜的壤土。

他一树风华，便惊破了长安城的早春。

文艺谈



易忆供图

白乌线的变奏

文丽葵

白乌线的水杉落了一地金叶，风穿过枝丫时，总带着些细碎的声响，像极了山涧箬竹在轻声应答。我总疑心，那些扎根在白箬铺镇肌理里的箬竹，才是这片土地最忠实的见证者，它们见过泥泞土路里的艰难跋涉，见过319国道初通时的车马喧腾，也见过如今白乌线上车窗里探出的相机，正对着满路秋色轻轻按下快门。

那年月，白箬还裹在湘中丘陵的褶皱里。还没有白乌线，连接村落与外界的，是踩出来的田埂、垫着碎石的机耕道。村里人要去长沙城，先得推着独轮车在泥路上走四五里，才能赶上通往319国道的班车。车辙压过的地方，枝叶常常会被卷成漩涡，又在车轮远去后慢慢舒展。

后来，机耕道渐渐拓宽，铺上了沥青，成了最初的白乌线雏形。记得第一次走这条路时，两侧的水杉才碗口粗，箬竹沿着路基肆意生长，枝叶常常会把过自行车的车把。那时的白乌线，更像一条串起村庄的线，一头连着白箬铺镇的集市，一头接乌山街道的粮站。每到秋收时节，路上满是拉着稻谷的拖拉机，突突的引擎声里，水杉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箬竹的叶片上还沾着稻田里水汽。也就是从那时起，319国道的车流开始往白乌线分流，镇上的铁匠铺搬进了新盖的门面，村口的小卖部摆上了从长沙城运来的汽水，白箬的名字，慢慢随着车轮走出了丘陵。

真正的变化，是在长沙城乡建设的浪潮里。城市的框架不断拉大，319国道从双向两车道扩成了宽阔的马路，路灯亮到了村口；金洲大道拉通后，像一条纽带，把319国道的横向活力与白乌线的纵向温情紧紧系在一起。而白乌线，也被重新规划，两侧的水杉被精心养护，箬竹被移栽到路边的景观带里，原本乡间的路面变得平整宽阔，道路蜿蜒向前是一步一景的春秋变换。

如果你在春天来自箬，白鹤山的箬竹、白乌线的水杉、319的梧桐会用不同的绿来迎接你。箬竹的嫩、水杉的浅、梧桐的深，像一场无声的春之对话，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生机与变迁。移步换景，每一抹绿都是春的回音，等着每个来这里的人，读懂这份藏在路与绿之间的，属于白箬的春日浪漫。

如果你在秋天来自箬，会发现果香先于秋色来。不必说奇果园的硕果累累，也不必说乡村创客中心的桑葚、金樱子缀满枝头，更不必说诸多农家院里的桃、梨、橘、橙、柚挤弯了枝丫，就是山脚下的那片板栗林，那落满地面的带刺栗壳，都能让人瞬间想起秋日里最扎实的甜与暖。

果香四溢时，箬竹的绿会顺着白鹤山的坡度，悄悄漫向白乌线。水杉的橙红会在风的牵引下，与国道旁的梧桐金黄遥遥相望。水杉树下停着挂着外地牌照的私家车，游客正举着相机在拍枝头的秋叶；老房子改造成的“创客中心”，里面摆着村民手工编的竹篮、画着水杉的明信片、孩子们的油画；就连村口的老井旁，都修了木质的观景台，上面刻着白乌线的变迁史。

有次在白箬碰到一位从长沙来的摄影师，他正对着山里的箬竹发呆。“第一次来是十年前，”他说，“那时这条路还很偏，水杉林里能听到野鸡叫，现在却这么热闹，又不失乡野的味道。”其实白箬的根，一直没丢。你看，文创馆里的手工艺品，原料还是山里的竹子；就连路边的农家乐，菜单上还留着“箬竹叶包饭”这道老菜。就像319国道再宽，也没忘了路边的老供销社；金洲大道再新，也连着村里的老宅基地。长沙的城乡建设，从来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城市的便利，住进乡村的肌理里。

如今的白乌线，早已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它是319国道与金洲大道之间的“缓冲带”，让城市的快节奏在这里慢下来；它是白箬铺镇的“名片”，让更多人知道，长沙城外还有这样一条满是水杉的路；它更是城乡融合的“见证者”，看着村民骑着电动车去长沙上班，看着城里的孩子在竹林里荡秋千，看着箬竹的枝叶，在春风里轻轻拂过往来的车窗。

上个月，陪母亲走白乌线，她指着路边的箬竹说：“你小时候，就在这片竹林里挖过笋。”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阳光透过水杉的缝隙洒下来，落在箬竹的叶片上，亮晶晶的。风一吹，叶片轻轻晃动，像是在回应母亲的话。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白乌线的变迁，其实就是白箬的回答——回答着土地的期待，回答着时代的浪潮，也回答着每一个从这里走过的人，关于故乡与远方的疑问。

大美长沙



一样的心情和书中的题外之意，心里的愉悦，也似怒放的芦花，在微凉的秋风中摇曳了。这时候，会有芦花落满你一身，你一头的青丝忽然会白了，这样多好，白得安详而充满诗意，仿佛人生的秋天蓦然提前就来了，梦境一样。

只在木板上慢走徐行，左顾右盼，渐渐就走进芦苇深处，木板便道已不见了首尾，脚下飞落的芦花竟将木板便道完全覆盖了。一条长达数十里的木板路，说不见就不见了，它顽皮地藏身在雪一样的芦花里，和看风景的人捉起了迷藏。脚踩在洁白、柔软的芦花上，像踏在白云朵上，人便有些恍惚起来，想：这世间真的有过这样的木板路么？是自己生出的幻觉吗？如果没有，刚才走过的和看见的，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吧？眼前是茫茫的白，柔柔的白，虚渺的白。雪的白是寒冷的，可以捉摸的，芦花的白是飘忽的，温暖的。芦苇虽然一片无际涯的白，但长在土地里和沙洲上无边的芦秆，却纵横交错、密不透风地翠绿着，让人觉着生命真是一种很奇异的存在。

看画家痴痴傻傻在芦花中忽远忽近地出没，弄得一身的白，便想：和画家结伴出行的好处是，他一边看景，一边想着画画，眼前之景和心中之景，合二为一，仿佛梦游似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尽情看花之余看他可爱和可笑之处。芦苇深处隐约听见人语，便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人也正悄然行走在秋水芦花的微凉的风中。是风把隐秘的声音透过密密的苇丛送到耳中，好让你不会太寂寞。走在漫天芦花下，会不时看见苇丛中那些结得玲珑精致的鸟巢，都只有拳头大小，它们安详搭建在苇秆的腰部，离地面三五尺，能防止水淹和蛇鼠的侵犯，搭窝的鸟儿一定很机警。偶尔也会发现那种很大的鸟巢，一般都在靠岩石和杂木的地方，这种巢多用枯芦秆和小树枝搭建，栖息在巢中的，该是野鸭或渡鸦那种较大型的鸟儿。

穿过苇荡便望见流水。这是一片浩渺的水域。秋风吹起水面的涟漪，一圈圈一轮轮荡向无垠，若一种宇宙的密语。远处三五个野钓的农人，芥子似的，停住在透明的天空和透明的水波之间，看不清他们的眉眼，更看不见他们甩出去鱼线。他们看起来是虚无的，他们在虚无中钓着虚无，而世界，原本应该是一片无瑕的洁白。芦花、木板道、隐约的人语，还有苇丛的鸟巢，我或画家，却是这空明里真实不虚的存在。

走累了的时候，便安安静静地躺在柔软厚实如白云朵的芦花上。

冬之暖阳

冬之暖阳，刚冒出头的那一瞬间
我简直听到了炸裂的声音
去远方暖处过冬的候鸟
且不说它们，院子里
留下的鸟虫兽
在用不同的声音呼喊
路边的蒹花枯草张大了嘴
对温暖的渴望超过了名利
超过了爱情甚至超过了自由

冬之暖阳，不是世上的君王
却恰似我们的老父亲
经过夏之热，秋之燥
到了冬之暖，恰似父亲
从急躁的青年、亢盛的中年
到了双手温暖、声音轻柔、
眼中满是爱的老年

冬之风

冬之风，这冬天的顽劣之子
一登场，便呼啦啦扯起大旗
一路杀将过来
笨拙的黑熊躲进了山洞
鼓噪的蛙类闭嘴钻入地下
胆小的大雁慌张向南逃飞……
冬之风一路呼啸呜咽
横扫山川湖海

冬之风肆虐的大旗
被南岳祝融峰挂住了
向日葵转过头来看
太阳直射的脚，也从南走到了北
腊梅花开了，迎春花开了
桃花开了……春风浩荡
百花次第盛放

忽然就想去看芦花。
或许是因为秋风把院子里满树的银杏叶子全吹了下来，也许或是朋友送来了一篓肥蟹的缘故，没来由的，想要去看芦花。对老婆说了，她笑：“芦花有什么好看，一片白。而且天气又这么冷。”我望了窗外金黄的银杏叶子在空中飞，心说：南方有北方冷吗？北方正下着暴雪呢。南方没有雪可看，去看芦花多好！
正犹豫着去还是不去，刚巧就有一个画家朋友打电话来，说闲得无聊，想开车到郊外兜兜风，问我要不要同去。我立马就答应了，但提出必须是去西郊的巴溪洲看芦花。朋友正愁找不到好去处，大喜，说：“十分钟后你来楼下。等着。”

巴溪洲的芦花

刘鸿伏

一小时不到就远远望见了巴溪洲。洲在流水中央，一桥横卧，连接起陆地与洲渚。巴溪洲野性、深广，有些像红尘中的秘境，此时满洲芦花怒放，似白皑皑一个雪国，孤悬在明镜似的秋空与流水之间，大非人间模样。

从洲的西南角起，一道木板铺成的绕洲便道，宛转环复，不知其长。岩石凹凸处，小洞、深潭阻断处，木板路便成桥、成亭，无多装饰，野性、随意，却添了许多行走、瞻望的诗意与悠闲的情致。

沿木板便道慢行，先是看到水边不成片的一大丛一大丛在风中摇曳生姿的芦花，在透亮的光影里显出毛茸茸的洁白的质感。一簇一簇的，散漫而奔放，没有一点约束和拘谨，想怎么开放就怎么开放。有的半露花穗，欲开欲开；有的开得彻底，招摇骄傲，在风中摆弄出各种好看姿势，任性而美丽。

当然，水边偃卧的老柳树下会系着那种桐油漆的小木船，带竹编的小篷，还有桨。你若有兴趣，可以解了缆索，将它划到几乎透明的流水上去，钓鱼也可，不钓鱼只看风景也可，但最好带上半壶老酒，还有一个能陪你喝酒的朋友。你喝着酒，看天看云看鸟，看人看芦花，便会感觉到那种潇洒出尘或放浪形骸的悠游自在，即使是再不浪漫的人，也会在心里生出许多遐想。而系缆的老柳下，凸出花丛和草丛的奇怪岩石，显见是经数千年在浪里打刷过的，百孔千疮模样，正是浪里前身，此时天荒地老地弃置在荒渚上。你也千万莫要冷落了它，收拾了随带的某本喜欢的书，比方梭罗写的《瓦尔登湖》或者陶渊明的诗集，攀上那片巉然古岩，静静坐下，随手打开书的某一页，在雪白的芦花和碧青的柳叶下开读。

一边读，一边听脚下水波的呢喃和芦苇深处野鸟的啼鸣，便读出与往常完全不

冬

（组诗）

张辉东

冬之雪

雪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触动
南方的极寒之晨
推开窗户的那几声惊喜
落雪吱、落雪吱……
类似第一眼看到
刚出世女儿的激动

是的。雪是冬天的爱女
漫天飞舞着极致的自由
雪白的外表温润的心
却在阳光中化为无形
反哺萧瑟的 earth
喂养万紫千红的春天

冬之雨

冬雨是重的。不似春雨四面讨巧
不似夏雨八面威风，更不似秋雨
与硕果共荣。她是年老的贤妻
没了青春光鲜的形式，却在天地间
证明着自己地老天荒的爱

冬雨是美的。美在骨子里
冬寒君临天下，她预备着
飘雪的华丽衣裳，伴着
西伯利亚的冷风，尽其所能
润泽枯干的树叶枯黄的蔓草
以及即将开放的梅花
湿润干涸的河山山川
抚慰每一个冷夜与寒晨



新年的晨光漫过岳麓山脊，你是否听见，湘江的涛声里，藏着一句蓄势待发的——“进一个”？

那声音来自“湘超”联赛的绿茵场，更来自三湘大地每一个奔涌的胸腔。

过去一年，我们在生活的赛场驰驱，在经济的盘带与现实的拼抢中，冲锋、跌倒、爬起、回传、再突进。哨声不断，但我们从未离场。

而这场比赛，最终的裁判是我们自己。赢，未必是战胜所有人，而是在时光的激流中，站稳自己的位置，然后，进一个。

“进一个”，不只是看结果，更在过程。我们欢呼破门的瞬间，更赞美形成射门的无数次传球、跑位与对抗。虽然大部分奔跑不可能直接得分，但每一次跑动都会腾挪出可能的空间。正如我们这座城市、这个省份、这个国家的每一点进步，都来自无数人看似平凡的跑动——乡村老师的一堂课、快递小哥的街巷穿梭、工程师的一个参数、程序员屏幕上跳过的一个bug……没有这些奔跑，汇聚不起澎湃的势能。

此刻，新年的开球哨已经响起。愿你找到自己的站位。不可能都是闪亮的前锋，社会的赛场需要每一种角色。做好一块沉稳的砖，砌入时代的墙；当好一颗精准的螺丝，固牢发展的轨；做好一次干净的铲断，守住价值的线。

愿你享受奔跑的过程。进球的狂喜固然珍贵，但真正定义我们的，是开出自己的“花”。那是带球通过中场时的专注，是回防到禁区的担当，是在体力透支时多跑出的那一步。“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每一次竭尽全力的冲刺，都会塑造一个更坚韧的自己。

愿你拥有射门勇气。机会来临时，最遗憾的不是射偏，而是没有射门。启动那个你想了很久策划，学习那项让你好奇的技能，走向那个让你心动的人。“霸得蛮”的精髓，就是在看似密不透风的防守前，依然坚信有一条通往球门的路径。

无论你身在何处，以何种姿态奔跑——你，都已经在场上。

飞鸟影里，弹指声中。
2026，已经开球。
带球，向前，
传球，突破。
瞄准心中所向，应答滔滔的时光，果断起脚——
进一个！

重返春天（外一首）

刘起伦

天行有常
风从东南西北轮番吹过
四季更替，又是一年
岁月如水的人生
我已泛舟六十个春秋
沿途的美好与艰辛
一一抚摸，一一告别
未来，仍是一条充满未知的通衢
但我坚信
拥有诗歌与梦
就是拥有一颗不老童心

当黎明之鸟
将金色羽毛拂过天宇
我又欣然听到
河滩新柳，借归来春风
对河水娓娓絮语：因为爱
我们还年轻
还能热泪盈眶
我因此相信新年的春天
会比往年更奔放
我一直向前走，无怨无悔
只做诗歌与爱的忠实奴仆

海滨之夜

海风的羽翅，威威的
飞翔在夜空，寻找爱的回应
海滩无眠的礼花是一种
天幕繁星是另一种
年轻的恋人，将大海
永不停歇的旋律当成
爱人的窃窃私语
在一个可能的海滨之夜
海风的翅膀也落在我肩上
心灵为之敞开，我真感受
抚摸夜的神秘无边
我担心自问又自我否定
我曾经将自己想象成孤岛
高拔于茫茫海水之上
坚定、独立、排他
现在让我自己完全融入
大海和夜色。我要捐出
灵魂里滋养多年的孤独
只为诗里的星辰大海
只为拥抱新年的黎明

瞅准了，进一个！

胡兆红